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制与路径

王辉辉^{1*}, 刘茂华^{2*#}, 许凤玉³

¹中共天津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天津

²四川科技职业学院数字商务学院, 四川 成都

³山东航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山东 滨州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6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23日; 发布日期: 2026年7月24日

摘要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传统要素驱动、粗放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加快培育以数据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破解发展瓶颈、重塑发展动力的核心抓手。本文以数据要素驱动“价值创造 - 价值流转 - 价值保障”为分析主线, 深入探究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和现实梗阻, 并从激活数据要素融合、推进产业网络重构、深化制度适配变革三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

关键词

数据要素, 新质生产力, 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制与路径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Huihui Wang^{1*}, Maohua Liu^{2*#}, Fengyu Xu³

¹Department of Economics, Tianjin Municipal Party School, Tianjin

²School of Digital Busines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engdu Sichuan

³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 Do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Binzhou Shandong

Received: May 6, 2026; accepted: June 23, 2026; published: July 24, 2026

*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王辉辉, 刘茂华, 许凤玉.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机制与路径[J]. 可持续发展, 2026, 16(7): 122-128. DOI: 10.12677/sd.2026.167255

Abstract

China's economy has transitioned from a phase of rapid growth to on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making the traditional growth model driven by conventional factors and extensive expansion unsustainable. Accelerating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centered on data has become a key lever for overcoming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and reshaping growth momentum. This paper take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data-driven "value creation—value circulation—value security" as its core thread, deeply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and practical obstacles through which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t proposes optimization pathway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tivating the integration of data elements, advancing industrial network restructuring, and deepening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reform.

Keywords

Data Factor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Mechanisms and Pathway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窗口期,面临发展动能转换、产业结构升级、体制机制革新等多重现实挑战,传统要素驱动、粗放扩张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质态,体现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动力引擎。数据要素已成为当前及未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最具活跃性的生产要素。依托数据要素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成为当前破解经济发展痛点、重塑经济增长新动能的重要路径。近年来,学界围绕数据要素、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及二者内在关联展开丰富研究,为本文奠定了重要基础。本文以数据要素驱动“价值创造—价值流转—价值保障”为分析主线,系统阐释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梳理当前实践中的现实梗阻,并针对性提出优化路径。

2. 文献综述

2.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

近年来,学界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界定与特征开展系统性研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成果,为本文探究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奠定了坚实理论基础。关于其内涵,学界普遍提出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1]。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新质生产力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优化组合,从而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先进生产力形态[2]。生产力形态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背景下,经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和生产方式革新所催生,实现了与传统粗放型、高消耗生产力模式的根本性质态跃升[3]。同时,新质生产力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发展基底的核心理念[4]。需要强调的是,对新质生产力理论内涵的阐释,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学理基础,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基础[5]。从哲学的角度来看,

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变革都会催生新的“质态”，而生产力的实体质与其关系质的结构化方式及其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具体“质态”[6]。

2.2.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使传统的生产力三要素发生跃迁[7]。传统劳动者跃迁为能够利用数字工具提升工作效率的新质劳动者[8]。传统劳动资料跃迁为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生产效率的新质劳动资料[9]。传统劳动对象跃迁为依托数字技术实现高端智能且绿色低碳的新质劳动对象[10]。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充分程度决定了传统生产力要素的跃迁速度，而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与价值释放，则需科学的多元化的数据治理体系支撑。数据治理是一项跨职能管理活动，将数据作为企业战略性资产进行统筹管理[11]。它明确了组织在数据相关事务中的决策权与问责机制，同时正式确立数据政策、标准与管理流程，并对各项规则的执行情况开展合规监督[12]。数据治理的影响因素可分为内部核心因素与外部环境因素。内部核心因素包括顶层战略、组织架构、制度流程等层面；外部环境因素主要由法律监管、行业规范、社会伦理、跨境规则等构成[13][14]。在内外因素的共同支撑与约束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能够打破数据流转壁垒，有利于数据要素的高效流通和价值释放[15]。

2.3.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

有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要义体现在三方面：第一，发展理念是根本遵循。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指引，统筹物质、精神、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协同推进，是契合新发展理念的全面发展形态[16]。第二，层级提质是核心内核。微观层面以企业创新驱动效率提升、产品与服务供给提质，激活市场主体活力[17]；中观层面以产业结构升级、区域协同联动实现结构优化[18]；宏观层面以国际竞争力提升、发展成果共享为目标，凸显质效优先、创新引领、绿色、可持续、包容共享的核心特征[19]。第三，质效升级是本质区别，其核心是超越传统数量型增长，摒弃规模至上的发展模式，以质量、效率、动力变革为核心，是经济发展质量的高级形态，实现量质协同、以质取胜的全面升级[20]。

2.4. 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关联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数据要素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其融入生产过程能够推动劳动、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的提质增效[21]，打破传统生产函数的局限，推动生产方式变革，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这为二者关联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新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数据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修正了传统边际收益递减假设，揭示了数据要素通过驱动技术创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推动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内在逻辑[22]，明确了数据要素作为“增长新动能”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联路径，拓展了生产要素理论的适用边界。数字经济理论聚焦数据要素的流通与应用，强调数据的可复制性、跨界融合性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3]，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破解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难题。

3.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新型核心要素，通过与各类传统生产要素融合、促进产业网络重构、制度适配等方式激活企业新价值、消解产业间价值流转壁垒以及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进而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3.1. 多要素融合，激活企业新价值

传统生产要素具有稀缺、有限、排他、边际递减等特点，而数据要素具有可复制、可共享、无限供

给、非竞争、边际成本趋近于零的特性。数字经济时代,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下,数据要素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各类生产力基础要素不断发生融合[24]。

要素融合使企业传统固定的生产线、劳动力、物料、设备拆解为模块化、碎片化可组合的生产单元。从生产效率层面来看,企业不再受要素固定搭配约束,可按需动态重组生产要素,实现柔性生产、定制化生产、智能排产。从技术革新层面看,要素融合使企业推动传统技术与大数据、物联网深度融合,衍生出复合型、颠覆性新技术,实现从单一工艺技术向系统集成技术升级,创造全新技术价值。从资产增值层面看,要素融合使企业从实体要素衍生出数据资产、技术资产、知识资产、品牌数字资产等新型资产。可见,数据要素引发的融合效应正不断激活企业的生产效率价值、技术价值及数字资产价值等新价值。企业在要素融合中创造的技术价值,会通过技术外溢效应,推动经济发展从传统要素粗放投入,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增长模式。同时,企业数字资产价值的外溢,推动数据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高效流动,让数据成为普惠性创新资源,进一步激活全社会创新活力。

3.2. 产业网络重构,消解产业间价值流转壁垒

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产业网络拓扑结构与运行逻辑的重塑并非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依托数据要素的渗透、算法的协同以及智能基础设施的支撑,将传统的“线性链条”重构为“动态生态”,从而有效消解价值流转壁垒。首先,数字新质生产力利用物联网和工业互联网,将分散的节点实时连接。产业网络从“点对点”的连接转变为“多对多”的并行网状结构,打破企业的物理边界与制度隔阂。这种重构价值不再需要逐级传递,而是基于数据流在网状节点间直接匹配与流转,实现全域互联与即时响应;其次,数据要素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将生产状态、物流轨迹、库存水平等数据实现透明化共享,算法能够实时分析海量数据,自动识别供需缺口,将闲置产能、技术专利或资金精准匹配给最需要的节点,消除了因信息滞后导致的价值错配和流转停滞,打破信息孤岛;再次,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算法的通用性和模块化能力,模糊产业边界,实现跨产业融合。

3.3. 制度适配,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制度适配”以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本质上是一场生产关系对新型生产力的主动重构。传统的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资本)配置逻辑已难以适应数据、算法、算力等新型要素的爆发式增长,需要建立适配的政策协同制度,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具体可通过数据产权化、革新技术治理制度及政策协同化的制度适配,将原本割裂、低效的要素重新组合,形成“数据驱动决策、算法优化流程、算力支撑规模”的新生产函数。这种制度适配一是降低交易成本,二是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质的提升。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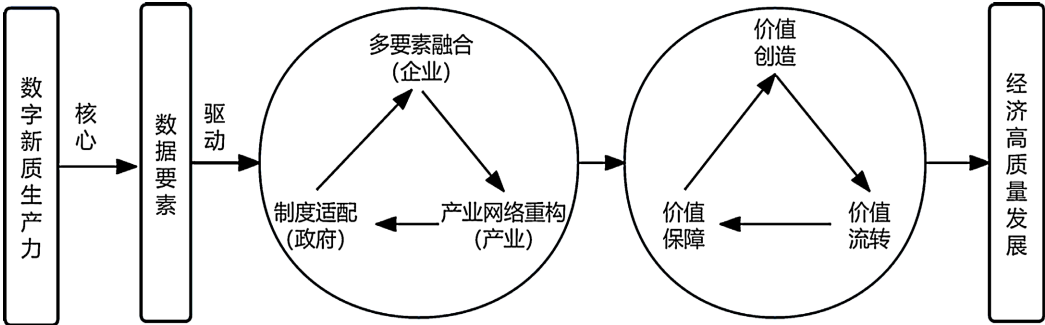


Figure 1. Mechanism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riv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 1.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4.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

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多要素融合、产业网络重构、制度适配等作用机制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当前在数据要素配置、产业网络协同、制度体系适配等环节仍存在现实梗阻, 制约传导链条畅通与价值增值效能释放。

4.1. 数据要素融合受阻, 企业新价值创造与外溢效应受限

受限於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完善, 数据要素难以与劳动力、资本、技术深度融合, 导致企业新价值创造与外溢效应受限,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 传统要素数字化转型滞后, 复合型数字人才、数据资本、技术簇培育不足, 要素规模报酬递增效应难以充分释放; 二是, 从企业类型来看, 中小企业数字化能力弱, 智能化生产模式普及率低; 三是, 数据孤岛现象普遍存在, 企业新价值创造与外溢效应受限, 无法有效带动全社会效率提升与创新激活。

4.2. 产业网络重构不畅, 产业间价值流转存在壁垒

传统工业时代下, 产业形态多以线性链式结构存在, 产业间协作存在高壁垒。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数据要素、工业互联网等方式推动产业从“单链条”转向“网络生态”, 产业间价值流转效率实现较大幅度提升。但因地方保护、市场分割、行业垄断等体制性壁垒的存在, 跨区域、跨产业数据流通与要素联动受阻, 传统层级化、封闭化产业格局较难实现根本扭转。一是, 龙头企业带动效应不足, 产业价值辐射外溢机制尚不健全。龙头企业是产业网络的核心枢纽, 统筹上下游、跨行业搭建数字协同平台、统一数据接口与分工体系, 若带动效应不足, 导致中小微配套企业无法接入统一协同网络, 导致产业链呈现碎片化, 资源整合速度大幅放缓; 二是, 数智化产业协同平台覆盖不足, 导致产业网络规模化缺少数字枢纽, 致使跨区域、跨行业要素匹配效率低下, 产业间价值流转存在壁垒。

4.3. 制度适配滞后, 全要素生产效能释放不足

数字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 对传统生产力进行全方位、全链条的改造。因此, 需要建立配套的制度相匹配。但当前制度适配滞后, 阻滞数据要素效能进一步释放。一是, 数据要素流通机制不畅, 价值转化受阻。数据具有非竞争性、可复制性及多主体贡献特征。由于缺乏清晰的数据产权登记与确权制度, 导致数据持有者不敢共享、不敢交易, 大量高价值数据沉淀在“数据孤岛”中, 数据转化为生产要素效率低下; 二是, 防御性的数据制度安排, 抑制数据在跨行业、跨区域间的融合应用。数据监管部门出于对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考量, 过度强调静态安全而忽视了数据的动态流通, 导致出台的部分监管政策呈现“一刀切”现象, 增加了企业的合规成本; 三是, 技术伦理与监管规制滞后, 创新试错空间受限。数字新质生产力往往伴随着颠覆性技术的快速迭代, 而制度具有天然的稳定性与滞后性, 导致“制度跟不上技术”。诸多新技术的应用场景存在法律空白, 导致企业面临不确定性风险; 四是, 行政壁垒进一步限制了数据制度的可推广和复制性。数字经济发展需要跨部门、跨区域的协同, 但现有的行政体制往往按行业、按区域划分管理权限, 导致“数字政府”建设中出现新的“数据烟囱”。

5.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化路径

数字新质生产力以数字技术、数据要素、智能化产业为核心, 兼具科技创新属性与绿色低碳特征, 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结合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梗阻, 从企业、产业、制度三个层面协同发力, 优化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5.1. 激活数据要素融合，筑牢企业新价值根基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应有效激活数据要素的内在融合机制，着力加速企业内部多要素深度融合落地。一是，主动推动数据嵌入人力资源、产业资本、核心技术全环节，推动数据要素与各类生产要素的深度融合与协同演进；二是，大力培育企业复合型数字实操人才，将数据资源纳入企业资本运营范畴，依托数据赋能传统技术迭代升级，自主实现生产要素重组与融合；三是，设立数据管理专职部门，健全企业专职数据管理运营机制，完善数据采集、存储、应用、风控全流程管理制度，统筹数据资源调配，破除企业内部数据孤岛，提升数据与传统要素的协同配置效率。

5.2. 推进产业网络重构，打通产业间价值流转通道

推进产业网络重构、打通产业间价值流转通道，本质是用数字化手段重塑产业分工协作体系，为数据、技术、人才、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跨行业、跨环节自由流动搭建制度与物理载体，让数字技术、前沿创新从单一产业单点突破，转变为全域产业网络化赋能。一是，依托数智技术打破层级化、封闭化产业格局，搭建跨行业、跨区域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数据互通；二是，推动产业间深度融合，构建全域协同、跨界共生的现代化产业网络，打通产业间价值流转通道。

5.3. 深化制度适配变革，进一步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

从制度层面消除要素流动的行政堵点，推动制度供给从“被动适应”向“主动塑造”转变。一是，积极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割。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地域限制，使企业能够自由布局；二是，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及安全治理的基础制度。促进技术、数据、资本、产能等要素自由配置；三是，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推广“监管沙盒”模式，在可控范围内允许新业态先行先试，通过动态调整规则适应技术快速迭代。同时建立完善的创新容错纠错机制，保护企业家精神和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并通过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进一步释放全要素生产效能。

参考文献

- [1] 蔡旺. 新质生产力引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理论阐释、机理分析与推进路径[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51(6): 188-198+282.
- [2] 王廷惠, 李娜. 新质生产力催生机制与发展路径——“技术-要素-产业”分析框架[J]. 广东社会科学, 2024(4): 14-25+284.
- [3] 刘尚希. 正确认识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新质生产力[J]. 新金融, 2024(10): 10-12.
- [4] 盖凯程, 唐湘. 中国特色新质生产力理论: 动力·要素·基底·制度[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5, 16(1): 160-175.
- [5] 李子联, 华桂宏. 新质生产力的认知误区与维度建构[J]. 现代经济探讨, 2026(1): 1-10.
- [6] 吴畏. 论新质生产力的概念逻辑[J]. 求是学刊, 2025, 52(6): 1-10.
- [7] 姜丽莎, 胡晓阳, 邓伟. 数据要素与企业新质生产力发展[J]. 产业经济评论, 2026(2): 110-140.
- [8] 曾晶, 余泳泽, 缪言. 数据要素对劳动和资本的配置效应: 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4(1): 148-160.
- [9] 张夏恒, 刘彩霞. 数据要素推进新质生产力实现的内在机制与路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24(3): 171-184.
- [10] 赵鹏, 李毅格. 数字新质生产力驱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 产业经济评论, 2024(5): 38-50.
- [11] Abraham, R., Schneider, J. and vom Brocke, J. (2019) Data Governance: A Conceptual Framework, Structured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49, 424-438.
<https://doi.org/10.1016/j.ijinfomgt.2019.07.008>
- [12] Mosley, M., Brackett, M. and Earley, S. (2009) The DAMA Guide to the Data Management Body of Knowledge (DAMA-DMBOK Guide). <https://dl.acm.org/doi/10.5555/1593444>
- [13] Alhassan, I., Sammon, D. and Daly, M. (2019)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Data Governance: A Telecommunications

- Case Study. *Journal of Decision Systems*, **28**, 41-61. <https://doi.org/10.1080/12460125.2019.1633226>
- [14] Alhassan, I., Sammon, D. and Daly, M. (2019) Critical Success Factors for Data Governance: A Theory Building Approach. *Information Systems Management*, **36**, 98-110. <https://doi.org/10.1080/10580530.2019.1589670>
- [15] 张会平, 邓建平. 政企协同与 AI 赋能: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路径创新——以成都“管住一级、放活二级”模式为例[J]. 电子政务, 2026(1): 2-14.
- [16] 王永昌, 尹江燕. 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内涵及趋向[J]. 浙江学刊, 2019(1): 91-95.
- [17] 孙祁祥, 周新发. 科技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57(3): 140-149.
- [18] 马立政, 李正图.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演进研究[J]. 学习与探索, 2020(6): 100-107.
- [19] 王志强, 王一凡. 绿色金融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0(8): 1-8.
- [20] 王儒奇, 余思勇, 胡绪华. 技术创新、城市群一体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 金融与经济, 2020(7): 59-66+96.
- [21] 米加宁, 吴佳正, 董昌其. 数据生产要素驱动新质生产力跃升的机理与规律研究——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4, 57(4): 1-9+143.
- [22] 杨俊, 李小明, 黄守军. 大数据、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大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个内生增长理论[J]. 经济研究, 2022, 57(4): 103-119.
- [23] 黄阳华. 基于多场景的数字经济微观理论及其应用[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2): 4-24+204.
- [24] 胡磊. 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内涵、要求与方法[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5(9): 81-92.